

郑逸梅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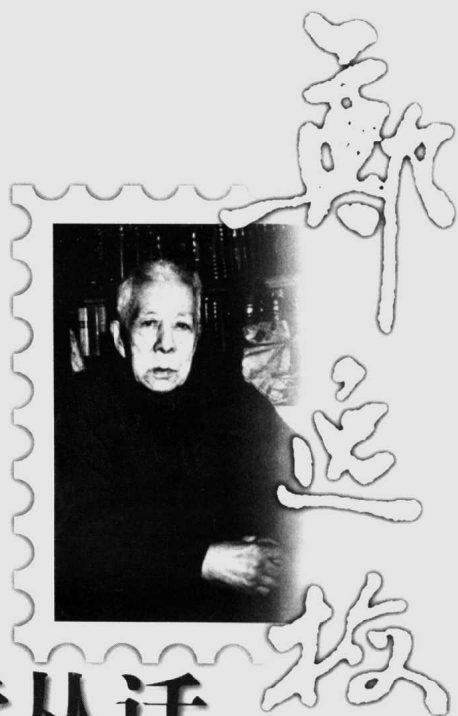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鄭逸梅



尺牋丛话

尺牋丛话
淞云小语
养晦小识
绵渺小记
叹凤伤麟录
微芒梦堕录
吴湖帆小传



尺牘丛话

郑逸梅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尺牋丛话 / 郑逸梅著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4. 5
ISBN 7—5325—3646—7

I. 尺... II. 郑... III. 名人—书信—收藏—基本知识
IV. G8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5009 号

尺牋丛话

郑逸梅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商务印书馆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3 字数 110,000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25—3646—7

K·557 定价: 1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 T: 64063949



鄭逸梅老先生攝于其書齋“紙帳銅瓶室”，正在寫作。
時年九十有七。

風可滌暑雨足留寒
味淡始真香清自永
桃紅不如李白蝶靜自勝
蜂喧
鶴是禽中之老莊梅是花中

之仲尚

看雲宜負手宜策杖宜據

石宜撫松

柳風宜細杏雨宜疏

偶仿幽夢影數則錄奉

芝青大家 教正 丙辰冬日 鄭逸梅



風可滌暑，雨足留寒。
味淡始真，香清自永。
桃紅不如李白，蝶靜自勝蜂喧。
鶴是禽中之老莊，梅是花中之仲尚。
看雲宜負手，宜策杖，宜據石，宜撫松。
柳風宜細，杏雨宜疏。
偶仿幽夢影數則錄奉
芝青大家 教正 丙辰冬日 鄭逸梅

出版说明

今日已是信息时代,电话、电子邮件日益取代了书信,然而在许多场合,如正式函件、寿喜祝颂等,若需涉及敬称、格式,常常让生活现代社会的人有些尴尬。至于收藏名人信札,哪些名人,哪些特点,行文之朗朗,掌故之深意,书道之精湛,装池之邇永,更是摩挲研读而难得心髓。

郑逸梅先生(1895—1992)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潜心于尺牍收藏,过眼云烟,经浩劫而散尽。然平生留意,耕耘于砚田。其深厚的文字功底,足使其文兴味盎然;其广博的知识背景,又嘉惠后人裨益良多。

本书收录除《尺牍丛话》外,附载郑先生小品随笔五种,传记文一种。

1.《尺牍丛话》于1940年2月至12月间,分46辑连载于《自修》杂志101期至144期。系统介绍了与尺牍相关的知识,比如:尺牍又名赤牍的起源以及缘由,怎么样称呼长辈和亲友,不同的季节用什么

敬语，信笺、邮筒、封套等怎样制作和使用，邮票倒贴会有什么后果，有哪些尺牋范本可供参考，民国流行哪些名人信札，名家尺牋的传承、收集、装裱和收藏，古近名篇的风情雅趣，某妇女给德皇要求停战的家常话语，约瑟芬和拿破仑的绵绵情书，乡间土语信件的谐趣，等等。其涉猎广泛，考订精详，老辣依旧；然放笔纵横，恣肆汪洋，锦绣满篇。

2.《淞云小语》为寓居沪上之生活小景，劳碌感谓。如云：“壁间日历，予辄于每晚临睡前预撕之，将撕未撕之顷，乃自计今日服务之成绩，为人为己料理之事凡若干。成绩而善，料理而妥，深觉不负此一日，日历毅然撕去，了不介意；若今日一无所事，消磨过去，则此一页日历，撕之良觉不忍，而缩手，而自谴，即睡亦不能安然入梦矣。”颇有催人奋进、日省吾身之意。“予谓南人失之柔，不可不睹黄河之奔流；北人失之亢，不可不见吴山之秀美。”而“予初以为砚匣当以紫檀、花梨等木为之，则自饶古泽；不意顷阅《砚林拾遗》，谓紫檀、花梨之类香燥不养砚，反不若退光漆木匣为佳”，则尚不知几人能得此心传也。

3.《养晦小识》多为诗歌词章楹联之掌故。如追怀鉴湖女侠醉歌有“一首遗诗万般恨，秋风团扇忍重摩”句；张叔未行书联“何以至今心欲小，只缘已往事皆非”。因诵《老残游记》，而忆娄江“隆冬之际，天奇寒，汤汤流水，结为玄冰，厚尺许，舟楫被封，不能

往来。于是舟子以巨槌凿之，冲冲之声，不绝于耳，然亦随击随冻。”其时未及百年，物候变化，世事冷暖，似同昨日。

4.《绵渺小记》 有云“松花江白鱼，清炖之馀，其嫩无比，佐酒下饭，莫不相宜，胜于松江四腮鲈多多，则不但长公可笑，即感秋风起之张翰，亦徒见其不知味耳”，其古今之知见不同也。林琴南好散财济世，“我自与君同冷暖，赠袍宁为范睢寒”；善绘事且系之以诗，“世界已无清白望，山人写雪自家看”，愤世嫉俗之意气跃然纸上。

5.《叹凤伤麟录》 喟叹梁元帝、李后主、宋徽宗辈宜为名士，不当为皇帝。唐伯虎印章曰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，龚自珍诗有“江南第一断肠人”句，以自己身世境遇故，当以龚诗治一印章而自况。

6.《微芒梦堕录》 狄平子“闻清孝钦后最喜阅《红楼梦》，藏有陆凤石辈精楷抄本《红楼梦》全帙，每叶上有细字朱批，则孝钦手笔也”，虽难以一睹原本亦不失为一重要线索。

7.《吴湖帆小传》 本文为作者未发表的最后的文存，故附于书末。文撰于壬申（1992）九十八岁时，详举传主生平事迹雅好，历载传主所收藏之古代书画佳作目录，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精品，对于爱好收藏、欲详流绪者，洵为天禄琳琅之别部，按图索骥之宝典也。

著者此作，寂寞于前朝旧纸中，其学生某，于多年前凭介绍信抄录于图书馆“内部资料”、“敌伪档案”之民国报刊。其师生之谊，良可赞叹。可惜逸老已逝，竟不得而知抄者姓名。原稿为旧时抄件，难免鲁鱼亥豕；西洋人名、专名或与今译不同。作者原拟付梓前手自校订，惜乎其未能如愿也。出版前虽经编辑校改、订正，然旧时资料核对颇难，错讹之处，原属难免，览者其鉴之。又原作短文无标题，编者代拟之，未必尽妥，用俾读者寻检而已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03年11月

目 录

- 1. 尺牋丛话
- 143. 淞云小语
- 152. 养晦小识
- 160. 绵渺小记
- 165. 叹凤伤麟录
- 173. 微芒梦堕录
- 178. 吴湖帆小传

尺牋丛话

(一)

尺牋二字见于《汉书》，《陈遵传》云：“与人尺牋，主皆藏去以为荣。”盖古时书函长约一尺，故名尺牋。因此或名尺翰，《陈书·蔡景历传》云：“尺翰驰而聊城下。”或名尺书，骆宾王诗：“雁门迢递尺书稀。”或名尺素，《文选·饮马长城窟》云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；呼童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”又陆机《文赋》云：“函绵邈于尺素。”可知昔贤之好尚，不若近今之竞趋短小精悍，徒有尺牋之名，而无尺牋之实也。

尺字古通赤。前辈金鹤望先生，尺牋常书作赤牋。

书札之精者，辄用薛涛笺。按薛涛为唐之名妓，本长安良家女，随父宦蜀，流落蜀中，遂入乐籍。暮年居浣花溪，好制松花小笺，时号薛涛笺。犹之姜洪儿所制者，即名洪儿纸也。闻有一笑话，某学究以薛涛笺、洪儿纸之取人为笺纸之名也，乃恍然有悟曰，

尺牋见于汉书

尺牋同赤牋

薛涛笺洪儿纸

由此可知白圭纸为战国白圭之遗制，有光纸为明归有光之所创造也。聆者为之匿笑。

薛涛笺花式

薛涛笺不仅松花一种，尚有其他花式。元费著《蜀笺谱》云：“薛涛侨止百花潭，躬撰深红小彩笺，裁书供吟，献酬贤杰，时人谓之薛涛笺。”

谢公十样蛮笺

古笺之可喜者，尚有十样蛮笺，为一姓谢者所制，因名谢公笺。所谓十样者，十色也。有深红、粉红、杏红、明黄、深青、浅青、深绿、铜绿、浅云诸色，特名称不及美人手泽之薛涛笺昭著耳。

文牋课检之法

曩时海上某大书馆，以各地通函甚多，乃设文牋课检处，聘名士汪颂阁主其事。计一年，获九万余件，亦云夥矣。其课检之法，编姓分册，以元亨利贞四字，分别其名之首笔，以画始者属元，以点始者属亨，以撇始者为利，以直始者属贞，殊井井有条也。

袁海观书法

袁海观书法，气局开展，在苏、米之间，随意作札，亦皆精纯可爱。既卒，高聳公检之，制成一巨册，题一诗于其上云：“读书无用将成丐，上帅怜才不论官。留有数行遗迹在，恩波涌出墨光寒。”盖海观官苏松太道，属吏之能书画者，待遇特异，尤深契于高聳公，脱略形迹，不以僚属相待。毋怪聳公检其遗札，有一时知遇之感也。

忽忽与勿勿

书札之尾，往往有忽忽不尽等语。按忽字古通勿字，忽忽亦可作勿勿。杨升庵云：“《说文》之解勿字，为忽遽之称。”不知者睹之，骇以为别字，徒见其学之

不博耳。

前清习俗，翰林院中人与前辈书札，辄用淡红罗纹笺，否则以不敬目之。

作书以正楷为最当。然正楷太觉费时，则以行书出之。至于草书动辄舛误，尤非妥善之道。然行书亦有过于草率，使人不能认识者。诗人柳亚子作行书，往往以意为之，人不之识。或有将其简牍，逐字剪开，寄还亚子，使其自行辨认者。亚子因字句不贯串，殊难望文生义，亦不自识，朋好传为笑谈。又徐仲可词人，作行书类似亚子，其所著《呻余放言》有云：“作札以行书，人所同也。而夏剑丞每谓珂之行书，不易认识，审视再三，殊费揣测。以此推之，若读君日五千字之书，恐更费事，他日流传，当作阁帖释文矣。珂曰：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信乎涂鸦，殊不成字；春蚓秋蛇，宜供人之嗤鄙耳。”剑丞而外，冯君木亦作是言，谓“得君书而须作答者，当令来伴作半日之伫待，将来书息心静气，上下揣度，乃得之耳”。又曰：“在沪有两畏，一畏兵乱，二畏君以长书被我，来伴候复，急切之下，愈觉读不明白，仿佛岁科考不许给烛，天色已晚，而学差在旁催促缴卷时也。”按珂为仲可之名。又仲可以钱经宇札示君木，君木曰：“其字之难识，与吾子正同，可谓二难并也。”

相传宋姚麟喜东坡简，人得以献，辄将羊肉数斤为报，山谷因戏谓右军为换鹅帖，今为换羊书矣。

淡线笺示敬

柳亚子等不识
己书

换鹅帖换羊书

米南宫作书拜礼

米南宫为人最真率，书牋作某某拜，必先敬拜礼，以示言行相符，人笑之，不愿也。

饷食换刘墉谢书

清刘文清公墉，书名闻海内。某羨其书甚，常馈以食物，每馈刘必肃书谢之。为日既久，积刘札凡数十通，装成巨册，一时称为佳品。

陈蝶仙周瘦鹃恶洋笺钢笔书

前辈陈蝶仙先生，生平最恶洋笺及钢笔书，凡以钢笔书洋笺邮之者，概不拆阅。朋友为之同化。周子瘦鹃喜用紫罗兰墨水作札，经先生一劝，亦改用毛笔矣。其维护国粹有如此。

书札友声

张超观显贵而不废雅道。尝收集当代名人往还之书札，颜之曰“友声”，以寓嚶鸣求友之意，此中定必大有可观。超观死，今不知所谓友声者，尚存与否？予获超观遗札一，什袭而藏之。宝人之札，人亦宝其札，殆亦理之常欤！

爽秋遗札

同学袁君云舫，为爽秋后人。集得爽秋遗札数十通，编次付诸装池，并绘遗像于其端，视为瑰宝也。

缶老捉刀

画家赵云壑先生，为吴缶老人室弟子，珍视缶老遗墨。尝购得缶老致海虞沈公周书札数十通，什九皆请公周代撰画题，可知缶老晚年作画、题诗均由公周捉刀。公周初亦秘之，奈迭经丧乱，遂散失于人手，云壑乃辗转得之耳。

鹤语题札

郑大鹤生前殊潦倒，局居吴中，所作丹青，辄托沪上白袈道人代为出售。道人积其遗札，装册存之，颜之曰“鹤语”，有叶哭厂、叶誉虎等题。

信封上往往作某某大启，所谓启者，开拆其封也。然世俗不察，于明信片端，亦作手启、大启字样。明信片无所开拆，启云何哉。

明信片无开启

(二)

徐仲可《闻见日抄》云：“周栎园尝辑并世名人书札，为《赖古堂尺牋新钞》，不附于戚友也。夏剑丞所辑曰《故手馨香》，则皆知旧下世者之书札。”又《呻余放言》云：“珂雅好制笺，生平又主张妇女之宜素足，尝以濯足万里流诗意写浣足溪女为笺及邮筒，见者辄莞尔，谓珂固持平民主义也。此外尚有多种，有以姓名字渍为鸟竹石者，有以姓名字渍为树鸟舟屋者。然自制邮筒，偶或缺乏，则以亲知见贻者反叠之。有所撰述，不反叠而为起草之用。夏剑丞曰，沈十培尚书亦若是。珂乃告以反叠以为邮筒，吾杭丁松生丈先我为之矣。知废物利用者，固尚有人在也。”按邮筒，信封也。唐释贯休诗：“尺书裁罢寄邮筒。”反叠信封，蒋竹庄丈亦常为之。又亡师胡介生先生致予书，十九皆反叠信封。前辈尚俭，于此可见也。

自制邮筒反叠信封

我人以短筒为札，考之于古，上级官吏行知下级官吏之公牋曰札。

公牋曰札

晚明人征集名流短札，刊为专书，有《如面谭》，《写心集》，类皆典雅风华，言简意尽，非有清《秋水轩尺牋》、《雪鸿轩尺牋》所可及。

明人短札专集

古人不作寒暄书

谢肇淛《五杂俎》有论书一则，颇有见地，录之如下云：“古人不作寒暄书，其有关系时政及彼己情事，然后为书以通之，盖自是一篇文字，非信手苟作者。如乐毅复燕昭王，杨恽报孙会宗，太史公复任少卿，李陵与苏中郎，千载之下，读其言，反覆其意，未尝不为之潸然出涕者，传之不朽，良有以也。下此鲁连之射聊城，已坠纵横之咳唾；邹阳之上狱书，不过幽愤之哀词，君子犹无取焉，况其他乎。自晋以还，始尚小牋，然不过代将命之词，叙往复之事耳。言既不文，事无可记，而或以高贤见赏，或以书翰为珍，非故传之也。今人连篇累牋，半是颂德之谀言；尺纸八行，无非温滑之俚语。而灾之梨枣，欲以传后，其不知耻也亦甚矣。”

谢玉岑札精雅

毗陵谢玉岑作札殊精雅。予与玉岑函札往还不下十余通，然当时不之重视，阅后辄弃之。及玉岑捐馆，予并一札而不可得，引为憾事。后蒙大可词人以玉岑书见惠，乃留存之，永为纪念矣。

费龙丁遗札

费龙丁死于此次事变中，费生前与画家王念慈友善，念慈纪念亡友，检得费之遗札计数十通，成一巨帙，蒙见示，笔墨古逸，为之爱不忍释。

昭代名人尺牋

故文学家许指严，尝为商务印书馆辑成《昭代名人尺牋》，注释甚详，稿搁置涵芬楼，未即排印，于“一二八”之际，毁于兵燹中，知者惜之。

冬心梅花轴易名札

于四欧堂见冬心梅花轴。名流题识，遍于缣幅，

而冬心语尤绝隽艳：“玉楼人口脂与画眉螺黛，写此小幅，觉春光撩乱在几案间，老子兴复不浅也”。闻四欧堂主人言，此画本为潘文勤公家物，其后人博山搜罗明清人手札，都一千余通，主人亦有名札若干，乃悉数归诸博山，俾得蔚为大观。博山欣感之余，遂以金冬心画为报答云。

亡友朱鸳雏，笃于伉俪，其所刊余墨中，附有与妇笺十七通。笺末识语云：“二年中愚夫妇往还书札，可百五十通，凡未黏成帙者，不在篋衍，故未能全录。若就是诠释，须十万言不尽。愚夫妇不德，然于改革婚制，及男女爱好，自谓不越法度，即此往还文字，无不可示人处，他日当印成专书，以视信我者。七月二日立秋朱玺赘笔于雪藕冰瓜之侧。”奈鸳雏不寿，其夫人蟾仙亦未几下世，所谓印成专书，未能见于事实，想鸳雏夫妇有知，定必饮恨九泉矣。

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，由柳诒徵主持，搜罗先贤文献，不遗余力。所收曾涤生、陶澍、莫友芝、王湘绮、杨惺吾、廖寿丰、古隆贤等手札，均摄影悬诸招待室。一自事变发生，所有付诸劫灰，惜哉。

予最爱诵明王伯谷与马湘兰书，如云：“二十七日发秦淮，残月在马首，思君尚未离巫峡也。夜宿长巷，闻雨声，旦起不休。舆夫泥没骭，良苦。见道旁雨中花，仿佛湘娥面上啼痕耳。”作至情语，令人玩味不置。彼西方怪杰拿破仑与约瑟芬书，乌能望其项背。

朱鸳雏与妇笺

柳诒徵搜罗手札

王伯谷书胜拿破仑